

引用:陈一凡,杨东方,王翠翠.副文本视域下《医经溯洄集》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J].中医医药导报,2024,30(11):5-9.

副文本视域下《医经溯洄集》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陈一凡¹,杨东方¹,王翠翠²

(1.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2488;2.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 明代刊行的医论集《医经溯洄集》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更早于16世纪便东传日本,为日本学者相继抄刻、赋序、作跋、注解、评析,形成了延伸《医经溯洄集》原文本,与海外读者遥相对话的“副文本”特殊场域。作为阅读与接受《医经溯洄集》之基础,日本人所抄刻的各版本之中既有名家旧藏、旧抄,亦有较特殊的鳌头本;日本汉方医家为之所作序跋,又初步反映出是书流播之原因与价值;多种批注本直观呈现出日本学者释字词、考出处、说人物、疏源流、示异议等注解之道,日本医家著述对《医经溯洄集》之评论则更体现了不同读者关于书之争鸣。日本汉方医学后世方派、后世别派、古方派、折衷考据派等各学派医家,乃至非业医者,共同构建了《医经溯洄集》“副文本”空间,推动了其在日流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副文本”理念也为现代更好地研究、利用中医古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发。

[关键词] 《医经溯洄集》;副文本;日本;汉方医学;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4)11-0005-05

DOI: 10.13862/j.cn43-1446/r.2024.11.002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Yi Jing Su Hui Ji* i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CHEN Yifan¹, YANG Dongfang¹, WANG Cuicui²

(1.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2.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22, China)

[Abstract] The medical treatise collection *Yi Jing Su Hui Ji*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widely circulated in China, but also spread to Japan as early as the 16th century. It was transcribed, block-printed, prefaced, postscripted, annotated, commented and analyzed by Japanese scholars, forming a special field of paratext that extended the original text of *Yi Jing Su Hui Ji* and engaged in remote dialogue with Japanese readers. As the basis for reading and accepting *Yi Jing Su Hui Ji*, the various versions in Japan include the famous old collection, old transcript, and the more special Aotou edition.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written by Japanese Kampo medicine scholars also preliminarily reflect the reasons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is book. Various annotated books intuitively present the ways in which Japanese scholars interpret words, sources, figures, origins, and different thoughts. The comments on the *Yi Jing Su Hui Ji* by Japanese doctors further reflect the debates among different readers about the book. Various schools of Japanese Kampo medicine, including later generations prescription schools and its branch schools, ancient prescription schools, eclectic textual research schools, and non-practitioners, jointly constructed the paratext space of *Yi Jing Su Hui Ji*, which promoted its dissemination in Japan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The concept of paratex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inspiration for better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Yi Jing Su Hui Ji*; paratext; Japan; Kampo medicin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TQB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揭榜挂帅”重点项目(2023-JYB-JBZD-064)

通信作者:杨东方,男,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古籍研究

《医经溯洄集》乃元末明初儒医王履(字安道)之作,载录其医论21则。是书首刊于明洪武元年(1368),后又多次重刊,并被收录于《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丛书而广行于世。明代李濂《医史》“深叹其察理之精”,谓“于安道之医,深有取焉耳”^[1];清代曹禾《医学读书志》认为其“于医道实有发明,足矫当时结习”^[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会通研究,洞见本原,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3];更因王履明言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获清代温病名家吴塘“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4]之誉,而为医界所熟知。

早在16世纪,是书亦东传日本^[5],江户时期(1603—1868)更伴随往来中日的商船而渡日10余次^[6]。然而,当前学界关于其流播日本及影响的认识仍有限,仅简要述及国内珍藏的日本刻本及部分日本医籍征引情况^[7]。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rard Genette)提出的“副文本”概念,则强调将书籍正文以外的版式、序言、跋语、注释、评论等内容纳入书籍研究视域之中。其作为医籍文本的延伸、探索读者接受医籍的重要途径,现仅于医籍英译研究领域初见探讨^[8-9],而作为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其接受中医典籍之道又别具特点。故借助“副文本”理念,考察日本医家关于《医经溯洄集》的研究理路,可期更详实地呈现王履及《医经溯洄集》于日本的受容历程,彰显其长时段的影响力。

1 从版本初探《医经溯洄集》东传日本概貌

江户时期以前,日本学者便曾基于《医经溯洄集》明刊本、朝鲜刊本等进行抄刻,主要包括崇尚李杲、朱震亨等金元医家学说的后世方派代表人物曲直濂道三(1507—1594)抄本,以及日本庆长二年(1597)儒医小濂甫庵(1564—1640)私人刊行的古活字版^[10]。医籍的抄刻可作为组建医家“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成为其“思想资源”并进行再创作之基础^[11],曲直濂道三的代表作《启迪集》卷之六《老人诸证大抵》引述有《医经溯洄集·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等内容^[12],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至江户时期,日本刊刻中医古籍盛行,除《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的日本万治元年(1658)武村市兵卫刻本、日本贞享五年(1688)养志堂刻本及成书年代不明的日本刻本以外,尚可据日本学者汇编整理的《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及相关馆藏资源调研得知,日本方面还珍藏有日本明历三年(1657)山本长兵卫刻本、江户前期据明刻《东垣十书》本重刻本,以及江户时期京都书林芳野屋德兵卫刻本、秋田屋平左卫门后印本等多种刻本。国内学者^[13]近来已通过考察其版本源流,基本厘清了相关日本版本之底本及优劣情况,兹不再赘言。

抄本之中,尤值一提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保存有江户幕府“大学头”林罗山(1583—1657)旧藏《新刊东垣十书医经溯洄集》写本一种。其目录首页钤有“林氏旧藏”“江云渭树”藏书印,全本之间于人名、书名处标以朱线,以朱点表示断句,并附朱墨批注,校勘抄写讹误之处,如:将“土发而飘骤”中“骤”改为“驛”,将“盖传寓之误”中“寓”改为“写”,将“皆事易,而求诸难”改为“事在易,而求诸难”^[14],反映出其“以经为主……考诸历史,参诸子类,网罗百家”的阅读旨趣,

以及“读书必加朱句”的阅读之道^[15]。

刻本之中,版式较为特别者,乃日本贞享五年(1688)养志堂刊刻的《鳌头医经溯洄集》,即所谓“鳌头本”。这种“下栏原典,上栏讲义”的两节版原兴起于明代万历年间,主要为适应科举而生,在民间书坊中曾盛行一时,于17世纪东传日本,被改造为“内中国典籍,外日本注释”的样式。因其便于日本学者将注解附于汉籍文本而传播,也有助于日本读者阅读与理解,得到了广泛接受,更产生了大量衍生的“鳌头注”^[16]。由此可见,《医经溯洄集》流传日本以后所产生的诸多抄刻本,是进一步考察其阅读与接受情况的重要基础。

2 从序跋管窥《医经溯洄集》流播原因与价值

日本学者于医籍首尾所作序跋,伴随《医经溯洄集》的多次抄刻而陆续产生,其作为“副文本”的组成部分,往往能反映出医籍的抄刻原因与价值。《医经溯洄集》因收录于《东垣十书》而为崇尚“李朱学说”的后世方派所关注。曲直濂道三的弟子饕庭东庵(1621—1673)在弘扬师说的同时,又信奉刘完素、张从正之论,其弟子味冈三伯亦承其说而发挥之,被称作“后世别派”。有“味冈四杰”之誉的浅井周伯(1643—1705)、冈本一抱(1655—1716)等“后世别派”中流砥柱,对推动《医经溯洄集》在日本的流传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方面,由浅井周伯为日本贞享五年(1688)养志堂刻本所作跋语可知,此本乃其“令门人林恒斋标出引据,参考他说,自加订正,附诸劄劄,以便于讲求”而成,其认同明代徐春甫(号东皋)对王履之赞誉:“徐东皋尝称安道谓:学究天人,极探医源。此言不为过也。”^[17]又称是书“诚可谓崑山之片玉”,更进一步表明对王履及《医经溯洄集》的推崇:“安道甫以博学多闻,上自《素》《难》,下及四子,明辨详论,皆提其要,学者熟读深味,而溯于所谓医源也者,是吾人之所期也。”^[17]从中可窥知是书崇尚开新之一斑。

另一方面,冈本一抱以日文译解《医经溯洄集》而成之《医经溯洄集倭语钞》也于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刊行,正文前附有日本学者长冈恭斋所作序言。其首先肯定了抄译者冈本一抱的医学造诣:“盖子者,医学之巨擘而编纂尤夥,此亦其余绪”;继而对《医经溯洄集》之中关于仲景学说的研精覃思尤为称道:“王安道学医于丹溪,均旁通其蕴奥,犹且理会仲景立法之骨髓,伤寒一症、阴阳二别之玄微,而独步于古今,其他略痼疾辨议共廿一则,极论发明,实医家之枢纽也。”^[18]其又将之与日本江户时期影响颇著的丹溪学派医籍《医学正传》相提并论,谓“此双书,犹车有两轮乎,若用此舍彼者,片轮不可转,书生勉哉”^[18]。《医经溯洄集》常有“详于论而略于方”之嫌^[19],而《医学正传》载方宏丰,正可补其之憾,故此序不仅强化了《医经溯洄集》关于仲景医籍之论的价值,更启示后学者习医读书之法。

3 从批注解析汉方医家研究《医经溯洄集》之方法

批注作为反映读者阅读与思维方式,以及书籍对读者具体影响的重要材料^[20],目前在医籍的域外流传方面尚未见充分应用,将不同读者对《医经溯洄集》所作批校、注解等内容亦纳入考察范围,可更确切、全面地反映出日人对《医经溯洄集》的接受历程。

前已述及江户初期大儒林罗山对《医经溯洄集》写本所作句读及简单批校,因其并非业医者,故而影响程度有限。至江户中期,医家为其所作注解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内容。以崇尚张仲景学说的“古方派始祖”名古屋玄医(1628—1696)注解《医经溯洄集》而成之《医经溯洄集钞》(1663)^[21]、“后世别派”医家《鳌头医经溯洄集》所附“鳌头注”(1688)等为研究对象,或可一探日本医家今村了庵(1814—1890)感叹王履“善究古书能处变,一时学术只推公”^[22]之原委。归纳而言,日人之注解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释字词。日人善于旁征博引,考究字词含义;其一,博采各家,晓畅医理。例如,鳌头注^[17]释《中风辨》“瘫痪”一词,先引《医说》“瘫风,半身不遂;疾风,手足拳挛”,又引《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四肢不举,俗曰瘫痪”,再引《保命歌括》“手足不遂者,左曰瘫,谓属死血也;右曰疾,谓属痰也……瘫痪总是血枯之病,盖为痰泥经络,遂气血不行以营养其筋也。瘫者,为手足木强难举动也。疾者,谓手足软弱,虽能运动而无有力也”,层层递进,分而解之,不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其二,兼参文理,以文解医。譬如,关于书名“溯洄”之义,玄医注与鳌头注皆引据《诗经·秦风·蒹葭篇》“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以示出处,鳌头注^[17]又以《毛传》“逆流而上曰溯洄”释其义,玄医注^[21]则再阐明己见:“今所以名‘溯洄’者,道在迤反求远之意。纵若张戴人之说,求之远反不得之,王履求之迤而得之之谓也。一说‘溯源’之义也,本之《素》《难》、仲景书作之说矣。然前说合《诗》之所言也。”开宗明义地指出是书之目的与立场。又如,鳌头注^[17]释《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辨》“天人天年”一词,先引《左传·昭公十九年》杜注“短折曰夭”以释“夭”,而后引《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尽终其天年”及张介宾《类经》“天年者,天界之全”以释“天年”。由是观之,日人注解取材广泛,所释者既包含中医学语,而又不限于此,长于从医理、文理两方面阐释字词之内涵。

第二,考出处。如《医经溯洄集·伤寒立法考》言:“《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23]鳌头注^[17]即标据《素问玄机原病式》原文“故发表诸方,佐以黄芩、石膏、知母、柴胡、地黄、芍药、栀子、茵陈、葱白、豆豉之类寒药,消息用之。如世以甘草、滑石、葱、豉寒药发散甚妙”,又附以朱肱《活人书》“麻黄汤”条文:“伤寒热病,药性须凉,不可太温,夏至后加知母半两、石膏一两、黄芩一分。盖麻黄汤性热,夏月服之,又发黄斑出之失,唯冬及春与病人素虚寒者,乃用正方,不在加减。”为读者了解句中所用“寒药”提供了指引。又如,鳌头注^[17]指出,王履《神农尝百草论》应源于《程子遗书》:“神农作本草,古传一日食药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当尝;若大毒,一尝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视色嗅味知得是甚气,作此药便可攻此病,须是学至此,则知自至此。”勾连了宋明理学与《医经溯洄集》所论之关系。

第三,说人物。据考,《医经溯洄集》之中所涉人物依次包括王履、张仲景、陶华、王冰、刘完素、张从正、成无己、王好

古、韩祗和、朱肱、庞安时、林亿、李杲、孙思邈、岐伯、朱震亨、张元素、秦越人、钱乙、杨介等。玄医注^[21]与鳌头注^[17]逐一阐介之,不仅博采《校正伤寒论序》《素问新校正》《医说》《医学入门》《古今医统》《仲景全书》《医学源流》等医籍之论,亦广求《献征录》《唐书》《金史》《宋史》《元史》《郡斋读书志》《崑山县志》《万姓统谱》《集事渊海》《真仙通鉴》《九灵山房集》《杜氏通典》《南村辍耕录》等经史百家之言,足见其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典籍之重视、对医林人物之熟稔。

第四,疏源流。针对《医经溯洄集》阐述《黄帝内经》旨意的相关篇章(如《亢则害承乃制论》《四气所伤论》《二阳病论》《煎厥论》等),玄医注与鳌头注皆大量引据王冰注、马蒔注、张介宾注等以梳理相关观点的历史源流。譬如,《二阳病论》开篇即引《素问·阴阳别论篇》之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23]日人注解首引王冰注:“夫肠胃发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则血不流,脾受之则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是以隐蔽委曲之事,不能为也。”^[17]次引马蒔注驳王注观点:“何以谓心脾受肠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为女子不月;脾味不化,为男子少精。岂女子无关于脾,而男子无关于心乎?况此节专为女子而发,未论及男子少精之义,学者详推之。”^[17]与王履其后所言“《经》本曰男女皆有脾之病,但在男子则隐曲之不利,在女子则月事之不来耳”^[23]遥相呼应。再引张介宾注提供新说:“二阳,阳明也,胃与大肠二经。然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此节所言,则独重在胃耳。盖胃与心,母子也。……胃与脾,表里也。……此二阳之病所以发于心脾也。……夫胃为水谷气血之海,主化营卫而润宗筋。……今化原既病,则阳道外衰,故为不得隐曲。其在女子,当为不月,亦其候也。”^[17]由此,历代注家之说井然呈现。

第五,示异议。一方面,鳌头注多借他说以示王履之失。如《中暑中热辨》有云:“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疼、恶寒等证者,盖亦伤寒之类耳,不可以中暑名之。”^[23]鳌头注^[17]引《明医指掌》言:“王安道以静得者即是阴症,非暑也,然大暑炎热流行,无所不至,虽外以风扇寒凉抑之,终非凛冽之寒邪,但寒遏暑,火不伸者,此寒为标、热为本……学者在临时参究脉证而治之,斯无惑也。”另一方面,玄医注则多直陈己见以非王履之言。如《呕吐干呕哕咳逆辨》中,王履辨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哕者,俗谓之咳逆”之非。玄医注^[21]则指出:“愚谓:哕,呃逆也。咳逆,嗽也。……王安道……曰干呕乃哕之微,哕乃干呕之甚……哕逆,但指与干呕同类者,言亦误也。”可见,日人注解《医经溯洄集》时,对其观点并非全盘接收,而是既参他见,又述己见,亦为此后日本医家更深入地辨析发出先声。

4 从评论明悉汉方学界关于《医经溯洄集》之争鸣

序跋对医籍之评价多属正面,批注可初步反映出读者对医籍内容的不同态度,进一步考察日本医家著述对《医经溯洄集》之评论,则能呈现出其流传过程中更多读者的反馈。其开《伤寒论》“错简重订”之先河,而成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之肇始,已为中日学界所了解^[7,24]。除此之外,日本医家关于《医经溯洄集》的争鸣还涉及诸多方面,下再举隅而析之。

其一,关于《中风辨》一文提出的“真中风”“类中风”之说。被誉为日本古方派岱宗的吉益为则(1702—1773)于《药

征》中指出,《金匱要略》与《千金方》所谓“中风”与《伤寒论》所言“中风”有别,《伤寒论》以“头痛发热、恶风有汗”名曰中风,而《金匱要略》与《千金方》“所谓中风,则肢体不遂者”。因此,其认为王履所言“类中风”并不妥当:“盖类也者,类似也。而《金匱》、《千金》之所谓中风,岂类《伤寒论》之所谓中风乎?不类也,宜其不得其治也。”^[25]不过,考据派名家丹波元坚(1795—1857)仍将其说收录于《杂病广要》^[26]而非《伤寒广要》之中,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将王履之说视作《金匱要略》诸杂病之延伸,与吉益氏之观点不甚相合。而另一方面,王履之说对于日本针灸流派“杉山流”亦颇具影响,不仅日本“针圣”杉山和一《杉山流三部书》多有引述^[27],其传人菅沼周桂所著《针灸学纲要·中风》亦云“王安道有论三子主气、主火、主湿之不同,而与昔人主风之不合,而立真中、类中为二途”^[28],选穴上则兼顾祛外风、治内风。

其二,关于《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文对《金匱要略》“阴毒”为病之辨析。江户中期折衷派先哲福井枫亭(1725—1792)认为王履所言甚是:“阴毒病发于阴经,阳毒病发于阳经,故异名而已。朱肱以阴毒手足冷为阴寒盛者,用乌头、附子类,误矣。王安道辨之是也。此病《医宗金鉴》以为今痧症,似可从。”^[29]而考据派巨擘丹波元简(1755—1810)《金匱玉函要略辑义》则指出其说“亘从”:“《金鉴》本于王氏之言,遂云阴毒、阳毒,即今世俗所称痧症。阴毒反去雄黄、蜀椒,必传写之讹。故治是证者,不必问其阴阳,但刺其尺泽、委中、手中十指脉络暴出之处出血,轻则用刮痧法,随即服紫金锭。此说亦亘从。”^[30]丹波氏以《巢源》《千金》为据,认为“阴毒乃不得不用庞氏附子饮、霹雳散、正阳丹之类,即后世所谓阴斑也”^[31],与王履对“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以治”的否定^[23]大相径庭。

其三,关于《素问》《难经》等章句之讨论。如《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针对《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秋伤于湿,上逆而咳”阐释道:“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湿从下受,故于肺为咳,谓之上逆。”^[32]丹波元简《素问识》深以为然,不仅赞“此论极精”,还劝读者“当熟玩全篇”^[33]。与之相反,《医经溯洄集·泻南方补北方论》提出《难经·七十五难》“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一句“多一‘不’字”,“所以泻火补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当删去”^[34]。曾于丹波家族所创跻寿馆讲授《难经》的医家藤万卿所作《难经古义》则非之:“王氏……以‘不’一字为衍,则千虑一失,实可惜乎。”^[35]其认为因“此篇本论应变之治,故从旁补其不足,一举以立两全之功……若以去‘不’字,则与下篇混为一意,岂合扁鹊之旨乎?”,故而应“存‘不’字”^[36]。可见,日本医家并不盲从王履《医经溯洄集》之中的观点,而是辩证接受。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医经溯洄集》的日本读者广涉汉方医学后世方派、后世别派、古方派、折衷考据派等各学派医家,乃至非业医者亦读而抄之、校之,更曾作为江户时代秋田藩、仙台藩等地方医学院的必读医书^[33-34]加以推广使用,其影响贯穿了江户时代前后日本传统医学繁荣发展的200余年,且是书对

《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医经”的阐发仍为现代日本学者所关注^[35-36]。在其域外流传的过程中,日本学者所抄刻的各种版本、为之所撰序跋、所作批注及有关评论等,共同组建了《医经溯洄集》域外流传的“副文本”空间,在医籍文本与海外读者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对话场域,为现代医家、学者更好地研究、利用中医典籍,以及文明互鉴背景下中医药的传承与传播^[37]提供了创新视角与方法。

参考文献

- [1] 李廉.李廉医史[M].俞鼎芬,倪法冲,刘德荣,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135-137.
- [2] 曹禾.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M].杨健,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58.
- [3] 刘时觉.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520.
- [4] 吴塘.温病条辨[M].宋咏梅,臧守虎,张永臣,点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
- [5] 真柳誠.中国医籍記録年代総目録(十六世紀以前)[A]/吉田忠,深瀬泰旦.東と西の医療文化.京都:思文閣,2001:17-51.
- [6] 真柳誠,友部和弘.中国医籍渡来年代総目録(江戸期)[J].日本研究,1992(7):151-183.
- [7] 李海玉.王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128-132.
- [8] 曲倩倩,王治梅,侯茜.《本草纲目选》副文本翻译评析[J].中医药导报,2021,27(8):226-229.
- [9] 温馨儿,赵霞,王茜亚,等.深度翻译视角下杨守忠《脉经》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J].环球中医药,2023,16(10):2096-2100.
- [10] 北里研究所附属東洋医学総合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和刻漢籍医書集成:第6輯[M].真柳誠,解说.東京:エンタープライズ株式会社,1989:202-218.
- [11]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J].新史学,2005(3):137-170.
- [12] 曲直瀨道三.启迪集[M].徐长卿,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428.
- [13] 王翠翠.明代藩府编刻医籍考[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3.
- [14] 王履.新刊東垣十書医经溯洄集[Z].写本.林羅山,抄.东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
- [15] 卞东波.东亚视域下的汉籍日本写本:基于内阁文库林家旧藏的考察[J].南国学术,2023(1):111-122.
- [16] 潘超.中日汉籍出版中的“鳌头本”[J].古代文明(中英文),2023,17(2):141-155,160.
- [17] 王履.鼇頭·洄集[M].京都:養志堂,1688.
- [18] 岡本一抱.医经溯洄集和語鈔[M].京都:錢屋儀兵衛,錢屋七郎兵衛,伏見屋藤治郎,1728.
- [19] 王居义,吴文清.王履外感热病学术思想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9):1429-1433.
- [20] 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8(3):

- 109-117, 160.
- [21] 名古屋玄医. 醫經・洄集鈔[M]. 京都: 武村市兵衛, 1663.
- [22] 今村亮. 杏林余興[M]. 東京: 敬業館, 1877: 8.
- [23] 王履. 医经溯洄集[M]. 邢玉瑞, 阎咏梅, 朱岳耕, 注释. 上海: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2011.
- [24] 小曾户洋. 日本汉方典籍辞典[M]. 郭秀梅, 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362.
- [25] 吉益东洞古方医学全集[M]. 黄小龙,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153.
- [26] 丹波元坚. 杂病广要: 上册[M]. 张立平,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5.
- [27] 大浦宏勝, 市川友理. 『杉山流三部書』の成立経過について[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09, 55(2): 184.
- [28] 菅沼周桂. 针灸学纲要[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1.
- [29] 浅田宗伯. 先哲医话[M]. 徐长卿,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21.
- [30] 丹波元简. 金匱玉函要略辑义[M]. 林军,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85.
- [31] 丹波元简. 素问识[M]. 田虎, 田思胜,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 16.
- [32] 裘庆元. 珍本医书集成: 第三册[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131.
- [33] 潘桂娟, 樊正伦. 日本汉方医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183.
- [34] 鈴木友和. 近世藩立医育施設の研究[M]. 京都: 思文閣, 2021: 77.
- [35] 小曾戸洋. 中国医学古典と日本: 書誌と伝承[M]. 東京: 塙書房, 1996: 213-215.
- [36] 吉川澄美. 『内経抜書』における疾病概念: 病因理論と『続医学至要鈔』『寛文配剂』との関連性[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15, 61(1): 87.
- [37] 高静, 郑晓红. 基于海外传播平台的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中医药国际传播与文化认同[J]. 中医药导报, 2020, 26(13): 207-210.
- (收稿日期: 2024-03-26 编辑: 刘国华)
-
- (上接第4页) 现实境遇与保障策略研究[J]. 中国医药导报, 2021, 18(31): 151-154.
- [8] 阎莉, 王珊珊, 李孝英, 等.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隐忧与应对[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6): 3303-3306.
- [9] 赵海滨. 从文化安全角度探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4(10): 54-58.
- [10] 小曾户洋. 新版汉方の歴史[M]. 東京: 大修館書店, 2014: 97-112.
- [11] 特許データページ[EB/OL]. (2023-12-09)[2024-01-10]. <https://patent-i.com/report/jp/words/>.
- [12] 梁永宣. 日本汉方颗粒剂的发展历程及与中国医学之渊源[J]. 中医药历史与文化, 2022, 1(2): 116-138.
- [13] 王诗恒, 刘剑锋, 秦培洁, 等. 日本汉方药产业管理现状概况[J]. 世界中医药, 2021, 16(2): 351-354.
- [14] 汪洪, 屠志涛, 王淑贤, 等. 北京中医药知识产权发展报告 No.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Apr-2017.
- [15] 李茵, 柯尊丽. 传统中医药专利保护制度检视: 以日本汉方药发展战略为例[J].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24(5): 62-66.
- [16] ホノミ漢方から大事な知らせ[EB/OL]. (2023-07-01)[2024-01-11]. <https://www.zaiseido.co.jp/introduction/4782>.
- [17] 上園保仁. 国際化を目指すエビデンスに裏付けされた漢方薬一大建中湯[M]. Cancer Board Square, 2018, 7(4): 354-357.
- [18] 日本における原料生薬の使用[EB/OL]. (2021-09-29)[2023-12-13]. <https://www.nikkankyo.org/serv/serv4.htm>.
- [19] 盛実百草栽培基地[EB/OL]. (2022-12-13)[2024-01-12]. <https://ja.shengshibaicao.com/intro/7.html>.
- [20] 生药业务的流程图[EB/OL]. (2023-12-13)[2024-01-12]. <http://www.szsumura.com.cn/career.asp>.
- [21] 王诗恒, 刘剑锋, 秦培洁, 等. 日本汉方药产业管理现状概况[J]. 世界中医药, 2021, 16(2): 351-354.
- [22] 杨瑾, 加茂智嗣, 能瀬爱加. 汉方药在日本的发展现状[J]. 中草药, 2016, 47(15): 2771-2774.
- [23] 袴塚高志. SO/TC249における生薬?薬用植物の国際標準化の現状[J]. 特産種苗, 2013(16): 97-102.
- [24] 研究成果展开事业[EB/OL]. (2022-11-30)[2024-01-13]. <https://www.jst.go.jp/coi/hyoka/hyoka.html>.
- [25] 小田口浩. センターオブイノベーション(COI)プログラム拠点の紹介—安全高品質な漢方ICT医療を用いた未病制御システムの研究開発拠点—[J]. 日本薬理学雑誌, 2016, (148)6: 306-309.
- (收稿日期: 2024-02-05 编辑: 刘国华)